

# 盐池黄花赛金针 披星戴月采鲜嫩

本报记者 袁洋 见习记者 贺静 马磊 牛宝林 文/图



采摘黄花菜，也是一门「技术活」。



戴着头灯，加紧采摘。

## B 高三毕业生钱凯：跟着姨妈下地，喜欢看书做手工

19岁的钱凯有一张眉清目秀的脸庞，也有一双修长灵巧的手。

站在黄花菜垄前，这位身高1.8米的小伙子要微微前倾身体，半俯下身采摘。

“我是惠安堡镇杨儿庄村的，今年高中毕业，报考了宁夏医科大学……”说话时，他语气略带羞涩，但充满自信。“这是我第二年来采摘黄花菜，去年高二是第一次来。不会耽误学业，中午回去睡个午觉，下午还能继续做题或者帮家里干点农活。”

高考结束，不是应该“放飞自我”，好好享受无忧无虑的快乐暑假吗？

“我不太爱玩游戏，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看

看书、做做手工。我爷爷患脑梗十几年来，我选择报考医科大学，就是希望自己以后能成为一名医生，治病救人。”钱凯说。

即使戴着稍显宽大的塑料手套，钱凯的手指仍能勾画出从容而灵巧的动作。他和姨妈冉菊香一同下了田，不到10分钟，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前边。冉菊香看着头灯光亮的外甥，眼角眉梢，满是笑意。“我这个娃娃懂事得很，一放假就会跟着我来采摘黄花菜，读书也认真。”冉菊香说。

也许多年后，这位站在黄花菜地里的青年，会站在无影灯下，握着和黄花菜一样细窄的手术刀，为患者解除病痛。

少年心事当拏云，立志挺身佩白衣！



黄花菜地里，人们在忙碌。

## E 大学生陈琴：“记录”生活素材，希望拍成微电影

从7月5日开始，20岁的陈琴又走进熟悉的黄花菜地。

这位在四川师范大学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的甘肃姑娘，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盐池采摘黄花菜了。“2023年我第一次来，那年的产量高，我摘了33天，挣了3600元。”陈琴说。

每个假期，陈琴都会给自己找点活干。她在超市里做过收银员，当过外卖骑手，也应聘过初中生的暑期家教。“我家经济条件一般，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基本要靠自己挣。”

相隔400多公里路程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吃住劳作一个多月，在陈琴看来，这都不是困难，相反，是她用心“记录”的生活素材。“我想有一天，我会把宁夏黄花菜的故事，写成剧本、拍成微电影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产业、了解为了这个产业奋斗的人们。我自己，也可以扮演一个角色——因为我有生活体验啊！”

艺术的意义，不正是如此吗？

从生活中来，再回馈这热烈又多彩的生活！

## D 中学生穆春晓：体验干农活的不易，锻炼自身吃苦能力

凌晨5点40分，一轮红日刚刚睡醒，慢腾腾地从东边的山峦后边爬上半空。

16岁的穆春晓摘掉头灯，挠了挠早已被汗水浸湿的刘海，从田埂边的背包里拿出一顶橙色的棒球帽戴上。她鼻尖挂着的汗水，和黄花菜枝叶上滚动的颗颗露珠一样，晶莹剔透。

这是穆春晓第一次采摘黄花菜，生疏的技巧让她总是跟不上邻居的节奏和脚步。但她不着急，一根一根，精挑细选，小心翼翼。“我来采摘黄花菜

不是为了挣多少钱，主要是想体验一下干农活的不容易，同时也想锻炼一下自己吃苦的能力。我不会干一两天就回去，这个暑假，我都会在大坝村跟着邻居们采摘黄花菜。”穆春晓说。

“既然要锻炼，就要有个锻炼的样子么。”说这话时，一直羞涩地低着头的穆春晓，突然抬起头，露出一个坚定又执着的微笑。

清晨的阳光洒在她的微笑上，如同洒在一棵棵努力向上生长的黄花菜上。

## E 盐池黄花菜：今年种植4.2万亩，预计总产值达3.5亿元

田野里的采摘者具体又生动、鲜活又感人，而盐池县黄花菜产业，则孕育积蓄着更大的力量 and 希望。

2025年，盐池县共种植4.2万亩黄花菜，盛花期亩均产值达1万元以上，亩均纯收益超过4000元，预计全年黄花菜产业总产值达3.5亿元。盐池县黄花菜产业已带动全县4000余户黄花菜种植户，实现户均年增收5万余元。

目前，盐池县共有7家黄花菜加工企业、27家专业合作社、8家家庭农场、2个千亩示范基地，开发了干菜、速冻鲜菜、白啤等深加工产品，产品远销福建、广东等地，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。

盐池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堃介绍，盐池县整合涉农资金已累计达1.8亿元，建成晾晒场40万平方米、冷库储量1.6万吨、智能化温控蒸汽杀青房40间，发放晾晒托盘43万个，让黄花菜能出地头、有了奔头、尝到“甜头”。此外，盐池县携手上海、湖南、甘肃等多地科研院所，加强科技研发和创新，让黄花菜品质更优、品牌更靓、声誉更盛。

岑氏姐妹的合作会越来越默契无间；完成这一季采摘，钱凯将步入大学校园；陈琴的剧本里，盐池黄花菜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境；穆春晓的这个假期，一定会令她充实又难忘！

莫道农家无宝玉，遍地黄花赛金针！

从小结伴上学，长大结伴打工  
岑氏姐妹花：

大坝村的岑晓玉和岑玉琴是堂姐妹，两人从小结伴上学，长大后结伴打工，到了黄花菜采摘季，又结伴采摘黄花菜。

走进一行100米长的黄花菜垄，两人面对面站着，把一根根金针般成熟的黄花菜摘下来，轻轻放进挂在胸前的塑料袋里。

姐妹俩不说话，默契都在手指间。岑晓玉眼疾手快、动作麻利，采摘时举手投足挥洒自如，但难免会有一两根漏掉的黄花菜。这时候，岑玉琴会及时“查漏补缺”，把堂姐没采到的黄花菜稳稳当当收入袋中。

只需静静地看几分钟，就能感受到，这种劳作的非凡技术——可以说，是非凡的艺术。

凌晨的田野寂静无声，岑晓玉左手轻轻扶住一棵黄花菜的主枝，右手拇指和食指顺势搭上主枝顶端一根六七厘米长的成熟黄花菜，手腕回转，两指合拢，好像完成了一次微型“杠杆原理”一般，小臂落下的瞬间，能听到一声清脆的轻响——“啪”。

响声只有一瞬，但在岑晓玉听来，悦耳又安心。

这根修长苗条的黄花菜，乖巧自如地投身她的掌心。

墨染一般的田野里，头灯的光线柔和而明亮，好像一条纽带，一头连着岑氏姐妹，一头连着青枝黄花，把二者无声地融合到了一起，其景如画。

看到这里，已经不只是劳作的艺术，更是美的艺术。

宁夏观察

